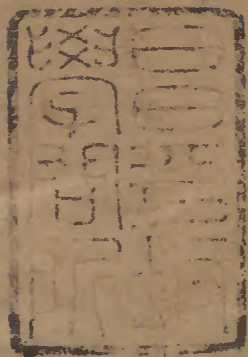


悔菴文集

三十一



内閣文庫		
函	三四九二	漢書
架	六四	類

内閣文庫		
函	三四九二	漢書
架	六四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17)
函號	315 136

315-136
17-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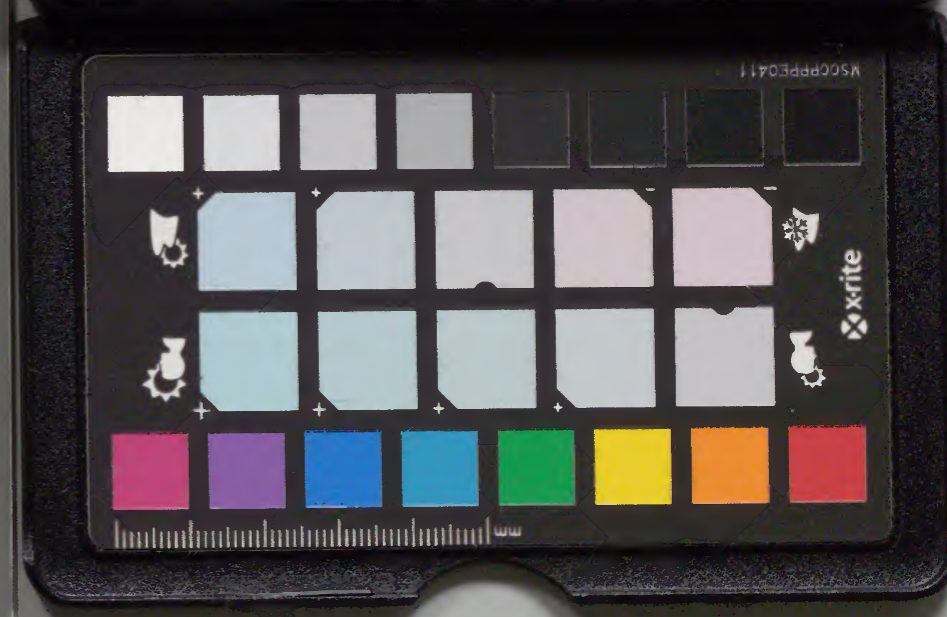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善江張敬夫

春秋正朔事

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

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

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

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

教也

答張敬夫

竊承政成事簡暇日復有講習之樂英材心化多士風靡
此為吾道之幸豈特一郡之福哉奏罷丁錢此舉甚美初

淺草文庫

312 120

謂遂獲蠲除不知僅免一歲雖亦不為無補特非久遠利耳然熹竊謂有身則有庸此近古之法蓋食王土為王民亦無終歲安坐不輸一錢之理但不當取之太過使至於不能供耳今欲再奏不若請令白丁下戶每歲人納一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百使至于極等則略如今日之數似亦不為厲民而上可以不失大農經費之入下可以為貧民久遠之利於朝廷今日事力亦易聽從而可以必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似聞浙中諸郡有全不輸錢賦者有取之無藝至于不可堪者凡此不均皆為未便朝廷自合因此總會所入之大數斟酌裁損而均平之乃為盡善至如尊兄前奏有不容援例之語亦非愚心之所也聚斂之臣誠可憎疾為國家者明道正義以端本於上

官有司景從響附於下則此輩之材寸長尺短亦無所不可用但使之知吾節用裕民之意而謹其職守則自不至於病民矣今議者不正其本而唯末之齊斥彼之短而自無長策以濟目前之急此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寡卒無補於國事而虛為此紛紛也伯恭漸釋舊疑朋友之幸但得渠於此有用力處則歲月之間舊病不患不除矣此有李伯聞者名朱舊嘗學佛自以為有所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素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為實而猶戀著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素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悞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

藉於前日已悞之空見而爲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前此答福州一朋友書正論此事書才畢而伯恭聞至不一二日其言果驗亦可恠也今以上呈二人伯恭皆識之深卿者舊從伯恭遊聞其家學守之甚固但聞全不肯向此學用功正恐難猝拔也

答張敬夫

示喻黃公灑落之語舊見李先生稱之以爲不易窺測到此今以爲知言語誠太重但所改語又似大輕只云識者亦有取焉故備列之如何所謂灑落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豪私吝心則何處更有此等氣象邪只如此看有道者曾懷表裏亦自可見若更討

察則非言語所及在又自見得如何如曹點舍瑟之對亦何嘗說破落著在甚處邪通書跋語甚精然愚意猶恐其太侈更能斂退以就質約爲佳太極解後來所改不多別紙上呈來當處更乞指教但所喻無極二五不可混說而無極之真合屬上句此則未能無疑蓋若如此則無極之真自爲一物不與二五相合而二五之疑化生萬物又無與乎太極也如此豈不害理之甚兼無極之真屬之上句自不成文理請熟味之當見得也各具一太極來喻固善然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著箇一字方見得無欠剩處似亦不妨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擇之亦寄得此書草來大槩領略一過與鄙意同後不曾在子細點檢不知其病如何或是病痛一般不自覺其病耳伯恭不鄙下問不敢不

盡愚但恐未是更賴指摘近日覺得向來胡說多悞却朋友大以爲懼自此講論大湏子細一字不可容易放過庶得至當之歸也別紙所諭邵氏所記今只入外書不入行狀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序目中語所更定者甚穩然本語熹向所謂先生之學大要則可知已者正如春秋序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之比非薄春秋之詞也不改似亦無害若必欲改則新語亦未甚活落大抵割裂補綴終

與張敬夫

與張敬夫

爾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爲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闡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爲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爲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爲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

之亦未知果以爲然否近讀孟子至答不都子好辨一章
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爲見得天理昭然分明便自然如
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
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
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不覺近乃
識之耳不審老兄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
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
也又有泛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
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
點之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

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无履嘗疑學徒日
衆非中都官守所宜慮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
此而爲教者俯就太過略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
所不免矣況其流弊無窮不止爲一時之害道之興喪實
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

答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
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
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
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
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

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
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已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
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
恍惚驚恠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
字看却之為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
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撻墮真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
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
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
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
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為平易然
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
處然亦多是以愛為言之類如惻隱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恠

總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
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
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
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問者
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

答張敬夫

大抵觀過知仁之說欲只如尹說發明程子之意意味自
覺深長如來喻者猶是要就此處彊窺仁體又一句歧為
二說似未甚安帖也又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
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為剩語矣但熟玩四
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
亨利貞四字元亨利貞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為無動

周子

靜乎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嘿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
正不須以分別為嫌也仁所以生之語固未瑩然語仁之
用如此不語似亦無害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為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
可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為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
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
與智字都無分別故於今尹子文陳文子事說得差殊氣
象淺迫全與聖人語意不相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
未免此病更惟思之如何

答張敬夫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為精審
只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
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
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
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
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
者乃即事即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
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
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
此狀性之體段則為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為無過不及
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
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愚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

如何忠恕之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言伊
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說則違道不遠
者賢人推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
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也恕只是推已但其所以盡所以
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說耳聖人雖不待推然由
已及物對忠而言是
亦推也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
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
好又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又
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
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所以盡
心知天恐是充擴得去之意不知是否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

多處論之則以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已平
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却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
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如向來所論知言不當言釋氏欲仁
之病矣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
不得處方有餘味如易傳序中說秦漢以來儒者之弊及
令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之類亦可見矣况此序下
文反復致意不一而足不應猶有安於卑近之嫌也又所
謂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自謂此言頗
有含蓄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
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區區所以妄
為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

宋
卷之二十一
周

者正爲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爲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蒙來喻始悟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懇實用功則亦未免尚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來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乎其有益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壬辰冬

答晦叔書鄙意正如此已復推明其說以求教於晦叔矣但於來示所謂知底事者亦未能無疑已并論之今錄以

上呈更乞垂教

在中之義之說來論說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略熹所未曉更乞詳論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旣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

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會存亡出入之云耳并乞詳之

心譬之水是因知言有此言而發然性情既有動靜善惡既有順逆則此言乃自然之理非用意差排也人無有不善此一言固足以具性情之理然非所以論性情之名義也若論名義則如今來所說亦無害理不費力更推詳之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唯程子為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問中書云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積

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知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之用為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略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熹向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衷公問政至撰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

李福
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為
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為法竊恐力量見識不
到它地位其為泛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
知此章既不以家語為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為定耶
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間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槩如此
立論深恐終啓學者好高自大之弊願明者熟察之其他
如首章及論費隱處後來略已脩改如來喻之意然若必
謂兩字全然不可分說則又是向來伯恭之論體用一源
矣如何如何

答張敬夫語解

語解云學者工夫固無間斷又當時時純繹其端緒而涵
泳之此語恐倒置若工夫已無間斷則不必更言特習

賢者乃所以為無間斷之漸也

巧言令色一段自辭欲巧以下少曲折近與陳明仲論此
說具別紙

三省者中子之為仁恐不必如此說蓋聖門學者莫非為
仁不必專指此事而言意思却似淺狹了大抵學者為其
所不得不為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
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為仁便是先獲也昨於知言疑義傳
中嘗論此意矣傳
不習乎疑只當為傳而不習之意則文理順亦是先孝弟
而後學文之類

道千乘之國道字意恐未安

友不如已恐只是不勝已胡侍即說得此意思好

慎非獨不忽追非獨不忘恐不必如此說上蔡多好如此

似有病也厚者德之所聚而惡之所由消靡此句亦未安
父在觀其志一章似皆未安

信近於義則言必可復矣恭近於禮則可遠恥辱矣因是
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亦可尚也已熹舊說此章只如此
似於文意明順與上文孝弟謹信而親仁下文篤敏慎而
就正意亦相類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樂與好禮視無諂無驕正猶美玉之與砥砭此句與後面
必也無諂無驕然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者似相戾蓋
玉石有定形而不可變唯王霸之異本殊歸者乃得以此
為譬耳熹又嘗論此所引詩正謂孔子以無諂無驕為
足必至於樂與好禮而後已有似乎治骨角者既切之
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蓋不離是質而治之

益精之意也如何如何

愚不知人恐未合說到明盡天理處正為取友用人而言
耳大率此解雖比舊說已為平接尚時有貪說高遠恐怕
低了之意更乞平心放下意味當更深長也

首章便如此矣
後字疑穩字之誤

答張敬夫論中庸章句
率夫性之自然此語誠似太快然上文說性已詳下文又
舉仁義禮智以為之目則此句似亦無害或必當改則改
為所有字如何然恐不若不改之渾然也

不睹不聞等字如此剖析誠似支離然不如此則經文所
謂不睹不聞所謂隱微所謂獨三段都無分別却似重複
冗長須似熹說方見得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大綱說結
上文可離非道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就此不睹不

聞之中提起善惡之幾而言故君子慎其獨蓋其文勢有
表裏賓主之異須略分別意思方覺分明無重複處耳
隨時爲中爲改作處如何
道之不明不行來喻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詳略遠近
不同耳然熹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
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爲不足行以爲不必知不知
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紐處恐不可闕但
鄙論自覺有箇瑣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教之高明簡暢
爲可恨然私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而已故又未能
邊舍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有尺寸之進此病當自去耳
大抵近年所脩諸書多類此以此未滿意欲爲踈通簡
之說又恐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裁之也

答張敬夫

中庸謹獨處誠覺未甚顯煥然著盡氣力只說得如此近
欲只改末後一句云所謂獨者合二者而言之不睹之睹
不聞之聞也此猶似已稍勝然終亦未爲分明也更乞以
尊意爲下數語如何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
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
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
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
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
主宰了不知光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來論剖析雖
極精微却似未及此意愚慮及此不審是否如何

何有於我哉古注云人無是行於我獨我有之按此語是孔子自言此三事何人能有如我者哉孔子之意蓋欲勉人以學也伊川先生似亦是如此說默識而無厭倦何有於我哉勉人學當如是也所以發明夫子之意而尹和靖云孰能如孔子者哉是以勉學者云耳又所以發明伊川之意蓋此兩項七事乃人之當然而示之以近者故聖人以此自居而不以為嫌如云不如丘之好學之意語雖若少揚而意實已深自抑矣呂氏之說句中添字太多恐非本意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兩句文義亦自難說近看以此等處極多日前都草草懸空說過了也

再答敬夫論中庸章句

執其兩端熹說是推明程子之意未有過巧之病如來

云云固先儒所未及然却似過巧兼此方論中未應過此又似隔驀說過了一位也

強哉矯矯強貌古注云爾似已得之揚之說却恐不平穩也

素隱矣更思之

造端乎夫婦如此說固好但恐句中欠字太多兼造端兩字是實下功夫之意不應如此泛濫也此類當兩存之

人心之所安者即道也上文有率性之謂道云云故其下可以如此說若恐人錯會當更曉破耳

淳子之言行相顧為有餘不足之事恐未安此數句各是一事不可混而為一也細意玩之自可見矣此亦當兩存之

章句之失誠如尊喻此間朋友亦有疑其如此者但鄙意

疑此書既是子思所著首尾次序又皆分明不應中間出此數章全無次序所以區區推考如此竊意其中必須略有此意正使不盡如此亦勝如信彩逐段各自立說不相管屬也更望細考若果未安當為疑詞以見之大率擺落章句談說玄妙慣了心性乍見如此瑣細區別自是不奈煩耳

與張敬夫

六月二十八日

夷齊讓國而逃諫伐而餓此二事還相關否或謂先已讓國則後來自是不合更食周粟若爾則當時自不必歸周亦不待覓牧野之事又諫不從而後去也且若前日已曾如彼即今日豈不得如此此與時中之義不知又如何凡此鄙意皆所安幸乞垂教

答張敬夫

三月十四日

其昨承論五王之事以為但復周祚而不立中宗則武王可誅後患亦絕此誠至論但中宗雖不肖而當時幽廢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人望未絕觀一時忠賢之心與其募兵此討之事及後來諸公說李多祿之語則是亦未遽為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舍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為計校利害之私非所以順人心乘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愚慮如此然而此外又未見別有長策不知高明以為如何若維州事則亦嘗思之矣唐與李蓋皆失之也夫不知春秋之義而輕與戎盟及其犯約攻圍魯州又不能聲罪致討絕其朝貢至此乃欲效其失信叛盟之罪而受其叛臣則其義有所不可矣然還其地可也縛送

悉怛謀便肆其殘酷則亦過矣若論利害則僧孺固為人
言以恐文宗如致堂之所論而吐蕃卒不能因維州以為
唐患則德裕之計不行亦未足為深恨也計高明於此必
有定論幸并以見教論正而心則私何有於我哉後來
思尹子說誠未安竊意只是不居之詞聖人之言此類甚
多不以俯就為嫌也惡知其非有也頃時亦嘗為說正如
晦叔之意後來又以為疑乃如尊兄所論今細思之却不
若從晦叔之說文意俱順法戒亦嚴不啓末流之弊也如
何如何

答張敬夫 十二月

愚窮居如昨無足言者但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
友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疆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

愚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灑例
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
修者若充擴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
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
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真漠之
間其亦悞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勸慄然度日惟恐有怠
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
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殊
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
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
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
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

深長也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
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藁孟子則
方欲爲之而日力未及也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
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爲善如
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
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
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
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下
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似覺卦
爻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空礙蓋亦合純作
義理說者所以彊通而不覺其礙者也今亦錄首篇二卦
并呈此說乍聞之必未以爲然然且置之勿以示人時時

心略賜省閱文之或信其不妄耳傷急不容耐之病
亦自知其然深以爲苦而未能革若得伯恭朝夕相處當
得減損但地遠不能數見爲恨耳此間朋友絕少進益者
擇之又不相見覺得病痛日深頃與伯恭相聚亦深歎今
日學者可大受者殊少也柰何柰何子壽兄弟氣象甚好
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
撕省察悟行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
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
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鄉約之書偶家有藏本且
欲流行其實恐亦難行如所喻也然使讀者見之因前輩
所以教人善俗者而知自修之日亦庶乎其小補耳

之目誤

卷之九
樂論
曾春

答張敬夫集大成說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合也言合衆理而大備於身也或曰集謂合樂成謂樂之一變此即以樂譬
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
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
事也此以樂明之也金聲之變無窮玉聲首尾如一振之
而後以玉振之猶今樂之有拍也此作樂者始以金奏
之脈絡也始窮其然而縷析毫分者智也終備於身而澤
備也漢兒論封禪亦云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意亦
如此疑此占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
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此復以射明之也射之所
力也中雖在至之後然其必中之巧則在未發之前也
中特力未充而死耳

承示及集大成說發明詳備此說大意不過如此今所

論者正在言語氣象微細曲折之間然則來說似頗
傷冗費脚手無餘味矣金玉二字正是譬喻親切有功
處今却不曾說及只做始終字看了如此則孟子此一
節譬喻全是剩語矣舊見學者所傳在臨安時說此一
段却似簡當然亦不能盡記熹舊所解又偶為人借去
不及參考得失然記得亦似太多今略說如前竊謂似
此已是不精約使人無可玩味了若更著外來意思言
語即愈支離矣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敬夫孟子說疑義

告子篇論性數章

按此解之體不為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略說文
義便以已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體貼而無脈絡連綴

周鑑

使不曉者展轉迷惑粗曉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其病尤甚蓋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雜也太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

夜氣不足以存

解云夜氣之所息能有幾安可得而存乎

按此句之義非謂夜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者皆指心而言耳觀上下文可見云仁義之心又云放其良心云操則存舍則亡惟心之謂也

正有存亡二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

所息而平日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其夜氣所得之良心也及其旦晝之所為有格亡之則此心又不可見若格亡反覆而不已則雖有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氣言則此章文意首尾衡決殊無血脉意味矣程子亦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意蓋如此然舊看孟子未曉此意亦只草草看過也

大體小體

此章之解意未明而說太漫蓋唯其意之未明是以其說不得而不漫也按本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此兩節方是分別小體之不可從而大體之當從之意解云從其大體心之官也從其小體耳

大學

卷之三

九

周禮

始結之云此二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但當先立乎其
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耳此章內先立乎其大者一句方
為要據今所解全不曾提撥著立字而只以思為主心
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於是又有君子徇理小人
徇欲之說又有思非汎而無統之說又有事事物物皆
有所以然之說雖有心得其宰之云然乃在於動而從
理之後此由不明孟子之本意是以其說雖漫而愈支
離也七八年前見徐吉卿說曾問焦某先生為學之要
焦云先立乎其大者是特稟說此章正如此解之支離
聞之惘然不解其語今而思之乃知焦公之學於躬行
上有得力處

友身而誠解云友身而誠一云云

按此解語意極高然只是贊詠之語施之於經則無
明之助施之於已則無體驗之功竊恐當如張子之說
以行無不慊於心解之乃有落著兼樂莫大焉便是仰
不愧俯不怍之意尤慤實有味也若只懸空說過便與
禪家無以異矣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解中引程子張子

按此程子張子之說自不同不可合為一說程子云所
過者化是身所經歷處所存者神所存主處便神是言
經過處人皆化也而心所存主處便有鼓舞風動之意
不待其居之久而後見其效也經歷及便字尤見其意
又引綏來動和及易傳今以孟子上下文意求之恐當
從程子為是張子說雖精微然恐非本文之意也
君子不謂命也

此一章前一節文意分明然其指意似亦止為不得其
欲者而發後一節古今說者未有定論今讀此解說智
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兩句極為有功但上三句却
似未穩蓋但云出於自然則只似言性而非所以語命
矣頃見陳傳良作此論意正如此方以為疑不知其出
於此豈嘗以是告之耶素竊謂此三句只合依程子說
為稟有厚薄亦與下兩句相通蓋聖與賢則其稟之厚
而君子所自以為稟之薄而不及者也然則此一節亦
專為稟之薄者而發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
竊詳所解素舊說亦然自今觀之恐過高而非本意也
蓋此六位為六等人爾今為是說則所謂善者乃指其

非目其人之言矣與後五位文意不同又舊說信
是自信之意今按此六位皆它人指而名之之辭然則
亦不得為自信之信矣近看此兩句意思似稍穩當蓋
善者人之所同欲惡者人之所同惡人之為人有可欲
而無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然此特天資之善耳不知
善之為善則守之不固有時而失之惟知其所以為善
而固守之然後能實有諸已而不失乃可謂之信人也
也誠善於心之謂信正是此意
是後別有說

前書所示孟子數義皆善但條理字恐不必如此說蓋此
兩字不能該得許多意思也始條理終條理猶曰智之事
聖之事云爾條理字不須深說但金玉二字却須就始終

字上說得有來歷乃佳耳易之說固知未合亦嘗拜稟姑
置之以俟徐考矣大抵平日說得習熟乍聞此說自是信
不及但虛心而微玩之久當釋然耳若稍作意主張求索
便為舊說所蔽矣此書近亦未暇卒業却看得同禮儀
一過注疏見成却覺不甚費力也亦嘗為人作得數篇記
文隨事頗有發明卒未有人寫得俟送碑人回附呈求教
也心氣未和每加鐫治竟不能峻中間嘗覺求理太多而
涵泳之功少故日常匆迫而不暇於省察遂欲盡罷生面
功夫且讀舊所習熟者而加涵養之力竟復汨沒又不能
遂大抵氣質動擾處多難收斂也且如近讀二禮亦是無
事生事也鄆州文字亦嘗見之初意其說止是不喜人
佛而惡人之溺於佛者既而考之其間大有包藏遂為

言以曉之只欲俟伯謙歸而示之未欲廣其專也
年士子稍稍知向學而恠妄之說亦復蠱起其立志不高
見理不徹者皆為所引取甚可慮也間嘗與佛者語記其
說亦成數篇後便并附呈次昨夕因看大學舊說見人之
所親愛而碎焉處依古注讀作譬字恐於下文意思不屬
據此碎字只合讀作僻字蓋此言常人於其好惡之私常
有所偏而失其正故無以察乎好惡之公而施於家者又
溺於情愛之間亦所以多失其道理而不能整齊也如此
讀之文理極順又與上章文勢正相似且此篇惟有此五
僻字卒章有僻則為天下謬僻字亦讀為僻足以相明但
畏敬兩字初尚疑之細看只為人所懾憚如見季子位高
金多之比云爾此說尤生不知尊意以為如何然此非索

而獲之偶讀而意思及此耳近年靜中看得文義似此處
極多但不敢一向尋求而於愛用得方處則亦未有意思
耳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學而時習之

程子曰時復紬繹改本文為繹不知今此所引學者之於義
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語第一時習之此是論
雖有虛實輕重之不詳而然者沈不可有以有所略也學之
落言者不可不以夫有所未求其能之謂也而承之以
為言未效也時者無時而求也言者重復也而承之以
下所辭也時者無時而求也言者重復也而承之以
建其所知之理無所不能也言者重復也而承之以
時其所知之理無所不能也言者重復也而承之以
不難其理當知之而無所不能也言者重復也而承之以

德之方也人入說者油然內慊也說雖不似涉重復內
者行之意已分明既述程語而又增此句似涉重復內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自孝弟而始為仁之道生而不窮按有子之意程子之
人利物莫非為仁之道但事親從兄者弟立而為仁之
者末也本立然後末有所從出故孝弟者立而為仁之
生也今此所解語其愛雖有差等而其心無不溥矣此
意雖高而不親切其愛雖有差等而其心無不溥矣此
仁字正指愛之理而言曰易傳所謂偏言則一事者是
也故程子於此但言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乃
形容實指事而於此其言雖近而指則遠也今以心無不
溥

恐誤

巧言令色

若夫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語容貌之間乃所以體當在

已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此意甚善但恐須先設疑

所發端而還言之則於經無所當而反亂其本意矣

易傳中發明經外之意亦必設為問答以起之蓋須如

為人謀而不忠

處於已者不盡也處字未安

道千乘之國

信於已也已字未安自使民以時之外此句無所當恐是羨字

母友不如已者

不但取其如已者又當友其勝已者經但言母友不如已者以見友不如已者

已之志意今乃以如已勝已分爲二等則知之矣而此

非小病也

慎終追遠

慎非獨不忘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忽之謂又

而篤之也其以慎爲不忘追爲不忽若舊有此說則當引

當矣且下文兩句凡事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慎終追

天理之所當然人心之所不能已者人能如此則其德

自厚而民化之矣厚者德之聚而惡之所由以消靡

也此語於理未安

父在觀其志

志欲爲之而有不得行則孝子之所以致其深愛者可

知此章舊有兩說一說以爲爲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

父之志而承順之說以爲爲人子者父之行而繼述之

又觀人子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謂孝矣一說則以為欲
 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則謂孝矣一說則以為欲
 觀人子之志之邪正若父沒之後身任承家之事三年之
 其行無改於父之道則謂孝矣此兩說不同愚意每謂
 能無改於父之道則謂孝矣此兩說不同愚意每謂
 當從前說於父之道則謂孝矣此兩說不同愚意每謂
 非不謂父在而便以謂孝矣此兩說不同愚意每謂
 說然謂父在而便以謂孝矣此兩說不同愚意每謂
 舊說之便見得獨為志欲為之而不得行又何以見夫致
 如何便見得獨為志欲為之而不得行又何以見夫致
 其深愛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志衰而不暇它之問也又
 之意耶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也
 曰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也
 之說惟尹氏所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者最為愨實而
 游氏所謂在所謂改而可以未改者蓋出於事理尤得其
 當此解所謂云志衰而不暇它之問者蓋出於事理尤得其
 意非不可甚美然恐立說過高而無可行之實也蓋事之
 是甚非不可甚美然恐立說過高而無可行之實也蓋事之
 雖非然視不明聽不聰行有不正不知哀者君子居喪哀
 亦不應如是之迷昧也所謂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則
 出於理而不得之辭也二然之辭也今曰可以改而可以未
 其或可之辭也二然之辭也今曰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則

信近於義

此經所言亦為人父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通上
 下而言以中人為法耳今解又云三年無改者言其常
 也似亦非是若言其常則父之所行子當
 終身守之可也豈但以三年無改為孝哉
 恭謂貌恭又曰恭而過於實適所以招恥辱謂之無節
 矣且貌恭而過實亦非所以取恥辱也言而不可復則
 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遂
 於理而反害於信矣此結句以不分明恐未盡所欲言
 之信於人而不度於義者復之則害於義不復則害於
 信進退之間蓋無適而可也故君子欲其言之信於人
 無必不可復之患矣恐須如此說破方分明也
 就有道而正焉
 異世而求之書本文則未有一節而設問以起之可也
 貧而樂富而好禮

進於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蓋無窮矣此語不實

詩三百

其言皆出於惻怛之公心非有它也惻怛與公心字不

嫌於有它而解之之辭然亦泛矣詩發於人情以無有

也之嫌若有所嫌亦須指言何事不可但以有情它二字

無違

生事之以禮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禮必誠必信也祭之

以禮致敬而忠也專言敬則愛不足專言誠信則文不

未足以盡祭禮大率聖人此言至約而所包極廣

十世可知

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道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為

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盡因革之

而已此一事一理之意甚備而氣象神迫無聖人公平正

矣嘗究此章之指惟古注馬氏得之何晏雖取其說而

愈遠至已意以故後來諸家始得其說最爲精當吳說

有續解考異二書而考異中此章之說爲尤詳願試一

觀或有取焉大抵此二家說其它好處亦多不可以其

非其鬼而祭之謫也

無其鬼神是徒爲謫而已聖人之意罪其祭非其鬼之

徒爲謫也謫自惡德豈論其爲謫而不譏其祭無其鬼之

韶武

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此此理固然但

兩字而爲此說以爲武心皆盡矣而武蓋美之事有未

盡善則美字反重而善字反輕爲不倫耳蓋美者聲容

事之盛以美字爲重而善字則性之善者致美之實以其德

而而言也然以德而言則性之善者致美之實以其德

而而言也然以德而言則性之善者致美之實以其德

而而言也然以德而言則性之善者致美之實以其德

則一以事而言則揖遜征伐雖有不同而各當其可則聖人之心亦未嘗不同也

仁者能好人惡人

仁者為能克己此語以倒

無終食之間違仁

無終食之間違仁是心無時而不存也造次顛沛必於是主一之功也此二句指意不明語脈不貫初竊疑其

下句為用功之相若果如此則當改下句為成德之事

心也乃與上文相應庶讀者之易曉然恐終非聖人之本意也

無適無莫

或曰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之與比失之矣夫異端

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也異端有適有莫

言然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辭而

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

行以事關於人也則可矣

若曰使已有可知之實則人將知之是亦患莫已知而

已豈君子之心哉此說過當若曰所謂求為可知者亦

行以事關於人也則可矣

一以貫之

道無不該也有隱顯內外本末之致焉若無隱顯內外

本末之致則所謂一貫者亦何所施哉此意甚善然其

論反覆之餘者今發之無端則無所當而反為煩雜若

曰聖人之於天下事無一以理無所不該雖有內外亦

未隱顯之殊而未嘗不一以

貫之也則言順而理得矣

欲詢於言

周盛

文選卷三十一

三十一

周盛

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言行自當如此不
職而然今若此言則是必為畏天命以天之
也且言行之分屬未穩當行之欲敏獨非畏天命耶

晝寢
知抑精矣抑字

臧文仲
世方以小慧為知小慧似非所

季文子
非誠其思此語未善

顏淵季路侍

為吾之所當為而已則其於勞也奚施施勞舊說皆以
之施勞者勞辱之事今如此說語不分明子細可尋以
亦以施為夸張之意勞為功勞之勞其意雖亦細尋
不知勞字有如此用者否耳必如此存乎公理此句亦
說更須子細考證說令明白乃佳

野
文則野

矢而為府史之史寧若為野人之野乎此用揚
然彼亦以為必不得已而有所偏勝則寧若此耳今
乃先言此而必更言矯揉就中之說則既曰寧若野人
野矣又何必更說脩勉而進其文乎文理錯雜前後
皆使讀者不知所以用力之方恐當移此於矯揉就中
之後則無乎言

人之生也直
罔則昧其性是冥行而已矣此說似好然承上文直
罔則

中人以下

不驥而語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蓋
為不骨之教誨已足是總之而不復教誨然其所以警之
者亦不為之辭也若曰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所謂亦者非
其正意之性與天道之極致但就其地未可語以上而
驟語之以性與天道之極致但就其地未可語以上而

著實之事乃是教之道正合如此非若教之則全
不告語而但棄絕以警之也今曰是亦教之則全
致人後始不問其入品之高低必盡告以絕性與天
害此極害理可謂非聖門教人之法也且著此一句非
其若但改云不驟而語之意亦成乃所以氣象不進
象無病矣此思而自得之也則上下文意接續貫通而
注已依此文所撰入矣

敬鬼神而遠之
遠而不敬是誣而已未安字

知仁動靜

知之體動而靜在其中仁之體靜而動在其中
讀之太極之遺意亦已寫入集注諸說之後矣但在此
乃佳大抵此解之病在略加曲折別作一節意思
於太急迫而少和緩耳

子見南子

過國必見寡小君
也夫子聽衛國之政必自衛君之身始問以少曲折尺

也夫子聽衛國之政必自衛君之身始問以少曲折尺

傳施濟衆

不當以此言仁也仁之道不當如此求也
不當之故不足先言仁者而後以仁之方結之
以發聖人之意也自是兩事非本一事而先言後結也

述而不作

聖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
而情性功用則異孔子賢於老彭孔子事同
所以為盛且其辭氣極於遜讓而又出於誠實如此其

傲使學為習乃為有識得聖人氣象而因以消其虛
意使學為習乃為有識得聖人氣象而因以消其虛
傲使學為習乃為有識得聖人氣象而因以消其虛

卒章忽為此論是乃聖人鞠躬遜避於前而吾黨為之
攘袂扼腕於後也且無乃使夫學者疑夫聖人之不以
誠居謙也乎哉大率此解多務發明言外之意
而不知其反戾於本文之病為病亦不細也

默而識之

默識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也又
云世之言默識者類皆想像億度驚恠恍惚不知聖門
實學貴於踐履隱微之際無非真實辨而曉此是事理
如子辨揆老之說是已蓋此乃聖人之謙詞未遽說到
所謂驚恠恍惚者亦無以相遠矣

子之燕居

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隨形形同是一物也
於形雖曰相隨然却是二物以此况彼欲密而反疏矣
且衆人聲氣容色之所形亦以有於中而見於外者豈
獨聖人然哉

志於道

藝者所以養吾德性而已上四句解釋不甚親切而此
其隨事應物各不悖於理而已不悖於理則於藝者特欲
固得其養然初非期於為是也此則吾之德性
原於不肖卑近之意故耻於為是也此則吾之德性
又按張子曰藝者曰為其可分義也詳味此句便見得
藝是合有之物非必為其可以養德性而後游之也

自行束脩以上

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爾誨字之意
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也蓋吾門人疑
爾乃為二三子以爲有隱而發不保其往之意也蓋吾
於之也若以禮求者非平日之言不保其往之意也蓋
辭氣容色之間又先萌不保其往之意則非聖人自來
順應之心矣此一章之中而說過兩節意思尤覺氣迫
短而味也

憤辨

憤辨

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此兩字與先儒說正相反不知別有據否

子謂顏淵

其用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之聖人固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時及物之意非其不捨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非其

子行三軍則誰與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古之人所以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本為行之尤見精密蓋聖人之言雖曰無所不通而即事即

所謂終日乾乾節節推去之病矣

子所雅言

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它得哉固是如此然未須說

子不語

語亂則損志損志二字未安

弋不射宿

不忍乘危乘危二字未安

奢則不孫

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為儉而已聖人深惡奢之為害而所以勉學者之為儉其意切矣今為此說又是欲求高本於聖人而不知其言之過心之病也蓋公謂是又欲求高

明所未安不知何高

曾子有疾名門弟子

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此亦過高之意也且當著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慮保其形體之不傷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為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可傷之理乎

孟敬子問之

將死而言善人之性則然此語太略幾不可動容貌者動以禮也正顏色者正而不妄也出詞氣者言有物也動容貌則暴慢之事可遠正顏色則以實而近信出詞氣則鄙倍之意可遠此說蓋出於謝氏以文意求之蓋此文意但謂君子之所貴乎道者有此三事動容貌必中禮也正顏色而非色莊也出詞氣而能合於平曰精潔深厚而其效驗乃見於此便又其功深矣

而此解宗之夫蓋如此惟謝氏之說以動正出為下功處有以驗也蓋未嘗言非禮勿動則動容固無非禮者矣今曰正曰色動則暴慢何而遠乎又曰信如何而遷行違則又曰色固有不實者矣今曰正曰色何而遷矣近乎又曰何其言不實則出言固有不善者矣今曰可出則鄙倍如何而遷可遠乎此以文義考之皆所未免且其用力至淺而非聖賢之本指也

弘毅

弘由充擴而成此句似說不著

民可使由之

使自得之此亦但謂使之由之耳非謂使之知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無所不該而其用則密只廣大便難名不密言其用之密也

禹吾無間然矣

禹

禹

禹

禹

皆所以成其性耳禹之所行皆理之所當然固是木出於性然禹亦為其所當為而已非以其能成吾性而後為之也

子絕四

絕而不復萌此顏子不貳過之事非所以語孔子蓋此絕字猶曰無耳然必言絕而不言無者見其無之甚也

顏淵喟然歎曰

約我以禮謂使之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侯氏曰博文致克已復禮也其說最善此必曰如者言其始見之端的解說得幽深却無意味也

未見好德

衆人物其性此語未安蓋性非人所能物衆人但不語之而不惰能養其性而流於物耳性則未嘗物也

不惰謂不惰其言也夫子之言昭然發見於顏子日用

之中此之謂不惰惰字乃念惰之義如所解乃墜墮之意且其為說又取禪家語墮之意鄙意於此尤所未安也

衣敝緼袍

不伎不求之外必有事焉此語不可曉

可與共學

或者指權為反經合道驚世難能之事世俗所謂權者安苟得如不羊然仲發君之類耳正不謂驚世難能之事也

唐棣之華

唐棣之詩周公誅管蔡之事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唐棣無作棠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矣且今小雅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雅常棣常棣之詩章句屬不連上文沈氏詩曰此蓋逸詩爾論語此下別為一章不連上文沈氏詩曰此蓋逸詩爾論語

為思賢之詩則未必然耳或說此為孔子所剛小雅詩中
章亦無所考且以文意參之今詩之中當為第幾
耶

食鐘而錫

聖人所欲不存豈有一毫加於此哉此句不

出三日不食之矣

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按經文此句乃解上文祭肉不

食之必盡而不使有餘者蓋以敬神惠也

不可則止

有不合於正理則從而止之按經文意不可則止但謂

處不可則止文意正同今為此說穿鑿費力而不成

點爾何如

曾子非有樂乎此也至故行有未揜焉也此論甚高然

夸張侈大之辭勝而慤實淵深之味少且其間文意首
尾自相背戾處極多且如所謂曾子非有樂乎此也
以見夫無不得其樂之意耳此本於引道先生筆瓢陋巷
非有不可樂之說也蓋筆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
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樂之事顏子固在夫
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欲求此樂而不可得也
也若夫道分言世而不可得者欲求此樂而不可得也
其見道分明無所係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志
之意莫不霽然見於詞氣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志
之便莫不霽然見於詞氣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志
之膏懷氣象而舍此以求之則亦言也所謂與萬物各得
矣夫二子之樂雖同而所從之則亦有世而不可得者
以彼之意為此之樂豈而所從之則亦有世而不可得者
之所志也四子之對皆以夫無所不日其志而樂之言也
者於言獨謂其特以見夫無所不日其志而樂之言也
成於無當之問獨以言其平無所不日其志而樂之言也
與禪家拈槌豎拂指東畫西者何異哉其高也如此則
聖人幸矣又何曾然盡其西河望乎至哉其高也如此則
推說曾子之意者然盡其西河望乎至哉其高也如此則
自信太重視聖賢太輕立說太高而卒歸於無實也且

所謂無不得其樂者固以人而不及之矣而者其下文乃以
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抑以人而不及之矣而者其下文乃以
未得其所以樂之云云抑以人而不及之矣而者其下文乃以
交迫其所以樂之云云抑以人而不及之矣而者其下文乃以
危之自然則耶其動搖亦已甚矣又何以而得其所樂而為
為而治者則耶其動搖亦已甚矣又何以而得其所樂而為
之為聖人之事矣若曰姑為之聖門實學存此曲折且是亦
以為學不事也若曰姑為之聖門實學存此曲折且是亦
此數節殊不相應皆棄之所不能曉者竊惟此章之旨
惟明道先生發明之當若上蔡之說徒替其無所系者
之意而難於其對時育物之心至引象尤顯然矣此
此則其難於疑處皆原於此說竊謂高明更當留意
必如橫渠先生所謂懼去舊於此說竊謂高明更當留意
聖賢之本心耳論語中大節見以此來新意者庶有以得
者不過數章不可草草如此說過也

克已復禮

斯言自始學至成德皆當從事至無所見夫克矣此節一
思以亦因向來以克已為後段事故有此反復之
論今但如此發之無端恐亦須設問答以起之

子帥以正

其有不率者則明法勅罰以示之亦所以教也此理固如
處未應遷如此說奪却本文正意耳易
曰明罰勅法此倒其文不知別有意否

直躬

世之徇名而不究其實者至幾何其不若是哉此不知
者謂何等事文
意殊不明也

為命

雖然至言外之意也恐聖人未有此意但作
入也今自推說却不妨耳

以其有人之道也

古注云猶詩所謂伊人此說當矣
曰有人之道極言之則太重管仲不能
當淺言之則太輕又非所以語管仲也

孟公綽

周益

趙魏老在當時號為家事治者此句不可曉恐傳本有誤字

正譎

程子曰云云此解恐當用致堂說亦如此

古之學者為已

所以成物特成已之推而已按此為人非成物之謂伊見矣若學而先以成物為心固失其序然猶非私於己者恐亦非當時學者所及也呂與叔中庸序中亦如此

不逆詐

孔注文義為順按孔注文義極不順惟楊氏說得之抑

微生畝

包注訓固為陋此解是恐亦未安

除

大君勅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經文未有此

後世之失若欲發明當別立論而推以父之不可只如此說無來歷也

脩己以敬

敬有淺深敬之道盡則脩己之道亦盡而安人安百姓皆在其中此意甚善但敬有淺深一句在此於上下文姓是敬之深者今但削去此四字及下文一亦字則意義通暢自無病矣

原壤

幼而孫弟至見其弊之所自也恐聖人無此意今以為

予一以貫之

所謂約我以禮者歟此說已見前此亦子貢初年事既

夫

子

貢

初

年事耶此等既無考據而論又未端的且初非經之本意不言亦無害也

子張問行

人雖不見知而在己者未嘗不行也人雖不知別是一段事未應遷說以亂其意參前倚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此謂言則可耳有欲其忠信行必發其篤敬念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舍亦何益哉

卷而懷之

猶有卷而懷之之意未及潛龍之隱見恐不須如此說

志士仁人

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回以義其良心之所安而巳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為之也此解中

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為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是誠使真能舍生取義亦出於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為之也之意矣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它人旁觀者言之以為我能如此則可笑乎若挾是心以為善則已不安帖况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占覽所載直躬證父一事而載取名事正類此耳

放鄭聲遠佞人

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是聖人立法垂世之言似不必如此說然亦何害乎此蓋尊聖人之過故凡百費力上張不知氣象却似輕淺也彼無寬博渾厚意味也

一言終身行之

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此句未安當云誠能行

誰毀誰譽

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此此而深詆之也譽者善未至

卷之七

子張問行

三十一

周

此而驟稱之也非但語誰毀誰譽謂吾於人無毀譽之
其已然之善惡而已 誰毀誰譽謂吾於人無毀譽之
 意也毀譽非之心無其意而已 有所譽必有所試因其
 有是實而稱之此亦未盡試猶驗也 聖人或時有所譽
 而不知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發之
 惡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無所苟焉又曰可毀可譽在
 彼又曰不云有所毀聖人樂與人為善也必有所試而
 後譽則其於毀亦可知矣若如此說則是聖人固常有
有毀以取忠厚之名也而可乎毀破壞也如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子亦豈敢以為已所可專而加私意於其間哉亦曰
 奉天理而已意見原壤夷俟

三愆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不能也聖人此言只是說人
有語以時不可

地也此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理不發也此蓋
有素所牽而發耳然若如此
 生而知之

其至雖一而其氣象規模終有不同者此一節當刪去
於解經之意亦

學謂伯魚未有所
闕也

為者躬行其實也按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
面只是無所見學所謂不學牆面
 亦未說到躬行則行不得處也

患得之
 所為患得者計利自便之心也此句解得文義不分
明而語意亦不親切

君子有惡
 以手責之有問至抑可知矣未手之問未見惡人之疑
手責之對亦未見檢身之

意
三仁
皆稱為仁以其不失其性而已此說仁字恐不親切
荷篠
植杖而芸亦不迫矣止于路宿則其為人蓋有餘裕又
白行以避焉隘可知也此語自相矛盾
不施其親
引尹氏說尹氏固佳然不知施字作如何解若如謝氏施則誤矣此等處須說破令明白也陸德明釋文本作為施字音詩紙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呂與叔亦讀此蓋偶合耳今當從此音讀
士見危致命
楊氏曰云云似不必如此分別

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者極其致也恐當云致者自未合者言之非用力以致之則不能有諸躬道固欲其有諸躬然此經意但謂若曰有諸躬則當訓致為致師之致如蘇氏之說矣然本文意不如此
大德小德
小德節目也此章說甚佳但以記所謂後其節目者觀之則此二字似未甚當
子夏之門人小子
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至循其序而用力耳
意正謂若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先而傳之豈有以爲後而傳之哉教者但學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小自有區別故其為教不得不一耳初無大小之分而小意皆足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焉可誣也
年以得之有始有卒尹氏得之此章文義如此而巳但近義固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傳後倦君子數人有序先傳以逝者小者而後敬以遠者大者非是

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至循其序而用力耳
意正謂若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先而傳之豈有以爲後而傳之哉教者但學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大小自有區別故其為教不得不一耳初無大小之分而小意皆足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焉可誣也
年以得之有始有卒尹氏得之此章文義如此而巳但近義固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傳後倦君子數人有序先傳以逝者小者而後敬以遠者大者非是

周
周
周

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此解最為得之
然以其言緩而無奇故讀者忽之而不深考耳
孟莊子

孟莊子

孟莊子所以不改意其事雖未盡善而亦不至於悖理

害事之甚與其政必善莊子之子獻子賢大夫其臣必賢

終身不改故夫子以善莊子之賢不及其父而能守之

仲尼焉學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增損

說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曰萬物盈於天地

之間則其為道也非文武所能專矣既曰初無存亡增

損則未墜於地之云又何待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

其小一學之然後得耶竊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

謂周家之制度典章爾孔子之時猶有存者故云未

生榮死哀

生榮死哀無不得其所者也其生皆榮其死皆哀無不

得其所者不知是若如此說則不然矣子貢言未

喪考妣時其效如此此說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

謹權量

此亦帝王為治之要而解之有不可通者關之可也謹

權量以下皆帝王事當自周有大有大賚以下至公則

一章蓋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而所重

民食喪祭即武成所謂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者也

晦庵朱文公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周禮

陸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書江張呂劉問答

答敬夫論中庸說

鳶飛魚躍注中引程子說蓋前面說得文義已極分明恐人只如此容易領略便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於此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盛則人不復知有本根妄意穿穴別生病痛故引而不盡使讀者但知此意而別無走作則只得將訓詁就本文上致思自然不起狂妄意思當時於此詳略之間其慮之亦審矣今欲盡去又似私憂過計懲羹吹虀雖救得狂妄一邊病痛反沒却程子指示眼目要切處尤不便也

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著龜四體解中又引執玉

高卑之事以明四體之說則其所謂前知者乃以朕兆之
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自昭晰但須是誠明照徹乃能察
之其與異端恠誕之說自不嫌於同矣程子所說用與不
用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其曰不如不知之愈者蓋言
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者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特
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意推測而知故其知之反不知不
知之愈因引釋子之言以見其徒稍有識者已不肯為皆
所以甚言其不足道而深絕之非以不用者為可取也今
來喻發明固以為異端必用而後知不用則不知惟至誠
則理不可揜故不用而自知是乃所謂天道者此義精矣
然不用之云實生於程子所言之嫌而程子之言初不謂
此引以為說恐反惑人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又

未若注中指事而言尤明白而直截也

切礪琢磨但今日工人制器次第考之便可見切者以
刀或鋸裁截骨角使成形質礪則或鑿或盪使之平治也
琢者以椎擊鑿鑄刻玉石使成形質磨則礪以沙石使之
平治也蓋骨角柔韌不容琢磨玉石堅硬不通切礪故各
隨其宜以攻治之而其功夫次第從粗入細又如此雖古
今沿習或有不同然物有定理恐亦無以相遠也故古注
舊說雖與此異然其以切礪為治骨角琢磨為治玉石亦
未嘗亂但不當分四者各為一事而不相因耳豈亦有所
傳授而小失之與來喻欲以四者皆為治玉石之事而謂
切為切其璞琢為琢其形此於傳文協矣然切其璞而琢
其形則不必遽礪礪之既平而復加推鑿則滑淨之上却

生癡痕與未磋何異竊恐古人知能創物不應如此之迂
拙重複也蓋古人引詩往往略取大意初不甚拘文義故
於此兩句但取其相因之意而不細分其物若細分之則
以切琢爲道學磋磨爲自脩如論語之以切琢比無諂無
驕磋磨比樂與好禮乃爲穩帖今既不同亦不必彊爲之
說但識其大意可也況經傳中此等非一若不寬著意思
緩緩消詳則字字相梗亦無時而可通矣

答張敬夫

諸論一一具悉比來同志雖不爲無人然更事既多殊覺
此道之孤無可告語屠常鬱鬱但每奉教喻輒爲心開目
明耳_下澄所引馬范出處渠輩正坐立志不彊而聞見駭
雜曾中似此等草木太蔞每得一事可惜以自便即遂據

之以爲定論所以緩急不得力耳近來尤覺接引學子太
是難事蓋不博則孤陋而無徵欲其博則又有此等駭
之患況其才質又有高下皆非可以一格而例告之自非
在我者充足有餘而又深識幾會亦何易當此責耶_用君
恨未之識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
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則亦不能讀正惟此處爲難
耳建康連得書規模只如舊日前日與之書有兩語云憂
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有以爲本根長久之
計功勳名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有以喻乎賢士
大夫之心此語頗似著題未知渠以爲如何然亦只說得
到此過此尤難言也尋常戲謂佛氏有所謂大心衆生者
今世絕未之見凡今之人營私自便得少爲足種種病痛

正坐心不大耳子重語前書已及之所言雖未快然比來
衆人已皆出其下矣交戰雜好之說誠爲切至之論吾輩
所當朝夕自點檢也誠之又不得書如彼才質誠欠追琢
之功恨相去遠無所效力也陳唐強者舊十餘年前聞其
爲人每恨未之識此等人亦可惜沉埋遠郡計其年當不
下五六十矣某傲者聞對語亦能不苟不易不易此等人
材與溫良博雅之士世間不患無之所恨未見前所謂大
心衆生者莫能揔其所長而用之耳某示書籍石刻感感
近作瀛溪書堂記曾見之否謾內一本發明天命之意且
爲有功但恨未及所謂不謂命者闕却下一截意思耳此
亦是玩理不熟故臨時收拾不上如此非小病可懼也某
記刻就幸早寄及只作兩石不太大否近思舉業三段及

橫渠語一段并錄某幸付彼中舊官屬正之或更得數字
說破增添之意尤佳蓋閩浙本流行已廣恐見者疑其不
同兼又可見長者留意此書之意尤學者之幸也中庸章
句只如舊本已如所戒矣近更看得數處穩實尤覺日前
功夫未免好高之弊也通鑑綱目近再修至漢晉間條例
稍舉今亦謾錄數項上呈但近年衰悴目昏燈下全看小
字不得甚欲及早修纂成書而多事分奪無力騰寫未知
何時可得脫藁求教耳

答張敬夫

誨諭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而思之則或疑或信而
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所以觸處窒礙
雖或考索彊通終是不該貫偶却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

之以下是否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籠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為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為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徃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正蒙可疑處以熹觀之亦只是一

病如定性則欲其不累於外物論至靜則以識知為定語聖人則以為因問而後有知是皆一病而已復見天地心之說熹則以為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為闔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為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答張敬夫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為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為精切比遺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徃徃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舵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嘆以為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為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為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啓鍵直發其私誨諭諄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為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為如何爾孟子諸說始者猶有齟齬處欲一二條陳以請今復觀之恍然不

知所以爲疑矣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熹終疑之蓋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好有惡者爲性而以好惡以理者爲善則是性外有理而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嘗著語然恐孟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知言雖云爾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此不謂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喪此則無所適不爲善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太似多却此一轉語此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敢已也

問張敬夫

心具衆理變化感通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此其所以能用物成務而冒天下也圓神方知變易二者闕一則用不妙用不妙則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洗心正謂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中衆理必具而無朕可名其密之謂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之宰而情之動也如此立語如何

問張敬夫

熹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爲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

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
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為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
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所疑如此
未審尊意如何

問張敬夫

道書有言人心私欲道心天理善疑私欲二字太重近思
得之乃識其意蓋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
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為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營
為謀慮非皆不善也便謂之私欲者蓋只一豪髮不從天
理上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要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勿
忘勿助長只要沒這些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即人心而
識道心也故又以鳶魚飛躍明之先覺之為後人也可謂

切至矣此語如何更乞裁喻答云此近思錄與來論雖
微之體識得則道心初豈外是不識只
為人心也然須實見方得不識如何

問張敬夫

善謂存亡出入固人心也而惟微之本體亦未嘗加益雖
舍而亡然未嘗少損雖曰出入無時未嘗不卓然乎日用
之間而不可掩也若於此識得則道心之微初不外此不
識則人心而已矣蓋人心固異道心又不可作兩物看不
可於兩處求也不審尊意以謂然否

答張敬夫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
本原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
來妄論引必有事之語亦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以

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者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入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私欲而何湏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也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耳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由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答張敬夫問目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心體廓然初無限量惟其梏於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克已之私以窮天理至於一旦脫然私意剝落則廓然之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遠近精粗隨所擴充無不通性之所以爲性天之所以爲天蓋不離此而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謂天下歸仁者正此意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梏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者也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也然學者將以求盡其心亦未有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但其意味淺深有不同爾歿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云歿與夭同夫天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二其心而惟脩

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愚謂盡心者私智不萌萬里洞貫歛之而無所不具。積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爲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爲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引告子之言以告丑，明告子所以不動其心術如此。告子之意以爲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方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以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

則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之驗也。歟。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孟子旣引告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爲盡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伊川先生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睥然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未爲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凡曰可者皆僅可而未盡之詞也。

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爲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爲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者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爲我矣。伊川先生曰。它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和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

此病也

伊尼焉學舊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貪箇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雖欲曲爲之說。然終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有一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只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爲孔子。故子貢之對雖有遜詞。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寂感之說甚佳。然愚意都是要從根本上說來。言其有此故能如此。亦似不可偏廢。但爲字下不著耳。今欲易之云。有中和所以能寂感。而惟寂惟感所以爲中和也。如何

夫易何為者也止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其用如此是故著之德止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著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者各見於功用之實矣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言其體用之妙也

是故明於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齋戰疾之意也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

乾坤其易之蘊耶止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體而言

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蘊也自乾坤成列而觀之

易之為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無

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

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為

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

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曉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

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

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學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

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

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

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

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
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未子之所志瀨子
之所學子思未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
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哭則不歌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范曰哀樂不
可以無常無常非所以養心也哭與歌不同日不惟恤人
亦所以自養也尹曰于此見聖人忠厚之心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言不意舜之爲樂至於如此之美使
其恍然忘其身世也
慎而無禮蕙絲里反畏懼之兒絞急也
寢不尸范以爲嫌惰慢之氣設於身體孫思逸言睡文
覺則舒引未子寢不尸爲證

君子不以紺緹飾紺玄色說文云深青楊赤色也緹絳色
飾者緣領也齋服用絳三年之喪既替而練其服以緹爲
飾紅紫非正色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駟
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
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
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
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
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黃黑而成駟爲中央之間色
可欲之謂善天機也非思勉之所及也今人乍見孺子入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
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玩下見字厭然字則知
可欲之謂善其衆善之首萬理之先而百爲之幾也歟可

欲之謂善幾也聖人妙此而天也賢人明此而敬也善人
由此而不知也小人舍此而不由也雖然此幾不為堯存
不為桀亡其始萬物終萬物之妙也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情也
子思之為此言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情性
之德者歟
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
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後能
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安而后
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梳
子到臨滿時分外難開

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害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
言語人之所忽而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
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
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
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
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
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
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
免釋老之荒唐也

答張敬夫

道即本也

道即本也却恐文意未安蓋莫非道也而道體中又自有
要約根本處非離道而別有本也如云親親仁也敬長義
也此所謂本也無它達之天下也則是本既立而道生矣
此則是道之與本豈常離而為二哉不知如此更有病否
苟志於仁

夫舉措自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怍更無打不過處此
惟仁者能之顏回其猶病諸今以志於仁者便能如此亦
不察乎淺深之序矣愚竊以為志於仁者方是初學有志
於仁之人正當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過處若
有即深懲而痛改之又從而究夫所以打不過者何自而
來用力之久庶乎一旦廓然而有以知仁矣雖曰知之然
亦豈能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此存養十分純熟到顏回

以上地位方是入此氣象然亦豈敢自如此擔當只是
心若已而天理流行自無間斷爾今說才志於仁便自如
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又且氣象不好亦無聖賢
意味正如張子韶孝經首云直指其路急策而疾趨之此
何等氣象耶蓋此章惡字只是入聲諸先生言之已詳豈
忽之而未嘗讀耶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
不蹈前人為高則是私意而已矣

橫耳所聞無非妙道

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相入不得聖人只言
耳順者蓋為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謂之至
妙自然不見其它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冰釋而初
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其

辨如此只毫髮之間也

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以可大受而不可小知也謂它只如此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爾

民非水火不生活於仁亦然尤不可無者也然水火猶見蹈之而死仁則全保生氣未見蹈之而死者

此段文義皆是只此一句有病不必如此過求

知仁勇聖人全體皆是非聖人所得與焉故曰未子自道也道體無窮故聖人未嘗見道之有餘也然亦有勉進學者之意焉自道恐是與道為一之意不知是否

上達下達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下底道理

呂謂君子日進乎高明小人日究乎汙下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為子必孝為臣必忠不可易也

羅先生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說得之

四體不言而喻無人說與它它自曉得語太簡不知它指何人此亦好高之弊

強恕而行臨事時却為私利之心奪不強則無以主恕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是理明欲盡者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是強恕而行者

無所用恥小人機變之心勝初不知有恥故用不著它為機變之巧則文過飾非何所不至無所用恥也

禮之用和為貴禮之發用處以和為貴是禮之和猶水之寒火之熱非有二也當時行之百姓安之後世宜之莫不見其為美也所謂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先王之道若以此為美而小大由之則有所不行蓋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知和之云云又逐末而忘本故亦不可行也

大凡老子之言與聖人之言全相入不得也雖有相似處亦須有毫釐之差況此本不相似耶此說似亦過當禮與和是兩物相須而為用范說極好伊川和靜以小大由之一句連上句說似更分明可更詳味若如此說恐用心漸差矣其正矣

先行其言一云行者不是汎而行乃行其所知之行也

但先行其言便是箇活底君子行仁言則仁自然從之行義言則義自然從之由形聲之於影響也道理自是如此非有待而然也惟恐其不行耳

此章范謝二公說好不須過求恐失正理

見其禮而知其政子貢自說已見禮便知政聞樂便知德禮樂正意不必是百世之王由百世之後等按百世亦不必是夫子只是汎論

之王皆莫能逃吾所見吾所見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宰我子貢有若到那時雖要形容孔子但各以其所自見得孔子超出百世而孔子所以超出百世終不能形容也

此說甚好但不知子貢敢如此自許否恐亦害理也更商量看

一云是子貢見夫子之禮而知夫子之所以為政聞夫子之樂而知夫子之所以為德也如知夫子之得邦家之事也亦是子貢聞見所到也莫之能違則吾夫子是箇規矩準繩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爭焉及求其所以爭者則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故其爭也君子異乎衆人所以角力尚客氣也

此說甚好

充類至義之盡也謂之義則時措之宜無有盡也若要充類而至如不由其道而得者便把為盜賊之類是義到此而盡舉世無可與者殊不知聖賢權機應用無可無不可者亦與其繁之義如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見之

乘喜亦喜義到此有何盡時

不必如此說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熹舊嘗為說曰充吾不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之盡則可自謂如此豈可緊以此責人哉諸侯之於民所取固不足道云

答張欽夫 論仁說

天地以生物為心此語恐未安

熹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為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且

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焉則辨詰不煩而所論之本指得矣

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

熹謂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蓋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說之失但不曾分得體用若謂不忍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

仁專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為不忍之心也大抵天地之心粹然至善而人得之故謂之仁仁之為道無一物之不體故其愛無所不周焉熹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

為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為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為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為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槩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為善而不知其為善之長也却於已發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為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為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為發見則是但知仁之

為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為性也又謂仁之為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復以見教

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

熹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為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為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熹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為精密而來論每以愛名仁見病下章又云若專以愛命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略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

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
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攝
二說得失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
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
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
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之去
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
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
物尚不能有所謂公者然無情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之
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此兩句中之
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性生物之心惟
故為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
由漢
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

采察

又論仁說

熹再讀別終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裁聽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如此當知此事之所以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

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也但惟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為仁言為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為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熹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下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為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

朱熹

文集卷之三

三十一

周濂

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
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又論仁說

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
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
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
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
為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
必為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素向所呈仁說其間不
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為不如克齋之云
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
依一字看得分明然後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為親切

也若還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謂以公便為仁之失此
蓋蓋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
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
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為仁之妙此亦未安蓋
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
仁為然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欽夫仁疑問

仁而不佞章

說云仁則時然後言疑此句只說得義字

不知其仁也章

說云仁之義未易可盡不可以如是斷若有盡則非所以
為仁矣又曰仁道無窮不可以是斷此數句恐有病蓋欲

極其廣大而無所歸宿似非知仁者之言也

未知焉得仁章

此章之說似只說得智字

并有仁焉章

此章之說似亦只說得智字

克已復禮爲仁章

說云由乎中制乎外按程集此誤兩字當云而應乎外又云斯道也果思慮言語之可盡乎詳此句意是欲發明學要躬行之意然言之不明反若極其玄妙務欲使人曉解不得將啓望空揣摩之病矣向見異才老說此章云近世學者以此二語爲微妙隱奧聖人有不傳之妙必深思熟造而後得之此雖一偏之論然亦吾黨好談玄妙者以

也此言之失恐復墮此不可不察

必世而後仁章

說云使民皆由吾仁如此則仁乃一己之私而非人所同得矣

樊遲問仁章

說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仁其在是矣又云要須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恐須先說從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然後仁在其中如此所言却似顛倒也

仁者必有勇章

說云於其所當然者自不可禦又云固有勇而未必中節也者故不必有仁此似只說得義字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章

說云惟其冥然莫覺皆為不仁而已矣此又以覺為仁之病

殺身成仁章

說云是果何故哉亦曰理之所會全吾性而已欲全吾性而後殺身便是有為而為之且以全性兩字言仁似亦未是

知及仁守章

說云如以愛為仁而不明仁之所以愛此語蓋未盡

宰我問喪章

說云以為不仁者蓋以其不之察也宰我聞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悚動於中矣據此似以察知悚動為仁又似前說冥然莫覺之意

三仁章

說云三人皆處之盡道皆全其性命之情以成其身故謂之仁又云可以見三子之所宜處矣此似只說得義字又

傳學而篤志章

明道云學者要思得之說云蓋不可以思慮臆度也按此語與明道正相反又有談說玄妙之病前所論不知其仁克已復禮處與此正相類大抵思慮言語躬行各是一事皆不可廢但欲實到須躬行非是道理全不可思量不可講說也然今又不說要在躬行之意而但言不可以言語思慮得則是相率而入於禪者之門矣

以上更望詳考之復以見教又劉子澄前日過此說

高安所刊太極說見今印造近亦有在延平見之者不知尊兄以其書為如何如有未安恐須且收藏之以俟考訂而後出之也言仁之書恐亦當且住即俟更討論如何

答欽夫仁說

仁說明白簡當非淺陋所及但言性而不及情又不言心貫性情之意似只以性對心若只以性對心即下文所引孟子仁人心也與上文許多說話似若相戾更乞詳之又曰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愛之理得於內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彊為之也此亦未安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礙矣夫仁

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脉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脉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紊更乞詳之愛之之理便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有虧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矣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鶻突了未子答于責博施濟眾之間正如此也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說觀之亦可見蓋一陽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於外也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如今說便只說得一般兩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却如何見得耶又云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天下無一

物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蓋物自是物仁
自是心如何視物為心耶

又云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彊為之也詳此蓋
欲發明仁不待公而後有之意而語脉中失之要之視天
下無一物非仁與此句似皆刺語並乞詳之如何

答張欽夫

請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
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
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
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
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
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

然也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
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
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
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
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
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
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
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
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
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
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
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

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常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

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之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

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
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
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
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
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
義配仁則仁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
教又謂熹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
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
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
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
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
差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思省
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
不嘗尊意以為如何

